

朱谏《李诗选注》丁丙跋存疑

徐小洁

南京图书馆藏明朱谏《李诗选注》十三卷《辩疑》二卷,系明隆庆六年朱守行刻本(以下简称“南图藏本”)。该书刻本存世较少,流传不广,而南京图书馆所藏则经清代丁氏“八千卷楼”妥善收藏,几近完帙,是研究李白及李诗注本的珍贵文献资料。《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此本^①,有助于学术研究。

南图藏本《李诗选注》有清丁丙跋。此跋为手写体,题于卷首洪垣《李诗选注辩疑序》之前,字迹较潦草,无落款,无题写年月,跋末钤“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印。

今人不少研究李白的著作引用此跋,如詹锓《李白诗论丛》中的《李太白集板本叙录》^②、万曼《唐集叙录》^③、郁贤皓主编的《李白大辞典》^④、申风《李集书录》^⑤等,或引录全部跋文,或节录若干句,皆以为介绍朱谏《李诗选注》的重要资料。除万曼《唐集叙录》外,这些著作在引用丁丙跋时均言明跋文引自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⑥。而万曼所引跋文似亦取自《善本书室藏书志》,他在引文之后曰:“此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云系明隆庆六年(1572)朱守行刻本,守行、守仁,必有一误。”因南图藏本正文中清楚地标明是“侄守行校刊”,而万曼仅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证之,则他当未亲见南图藏本,所引丁丙跋亦应取自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

《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四该跋曰:

《李诗选注》十三卷,《辩疑》二卷。明刊本。

温州乐清荡南朱谏选注,侄守仁校刊。

按:谏字君佐,吉安太守,居雁荡山之南,号曰“荡南”,选注李白集并

① (明)朱谏:《李诗选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305-13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 詹锓:《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

③ 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

④ 郁贤皓:《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⑤ 《李白学刊》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⑥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续修四库全书》第9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为辩疑。嘉靖间《天长志》序云：范传正《李翰林新墓碑》载文集二十卷，得之文士与其宗族，编辑断简。至曾子固序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宋敏求之所广也。传正元和十二年作碑，去白死才五十七年尔。既云编辑断简，则已不能无误，况敏求去传正又二百余年，更五代乱，所广二百余篇，安在必为白作无疑也？乃取诸家注览之，类旁引曲证，少所发明，而是非真伪，往往莫能辩正。今观所著，如朱子释经例，先解文义，次述兴意，微辞奥旨，灿然明白。其《辩疑》则取舛悖卑陋烦复者，指摘疵类而雪洗其赝诬之辱！将汲，封遗厥子守宣俾守掌焉。隆庆壬申知温州府婺洪垣，又因其从子瑶山刻于郡斋，并加序于首。

将南图藏本手跋与上引跋文对校，发现二者仅有几处细微区别：“将汲”，手跋作“将没”；“并加序于首”，手跋作“并加序首”。这两处区别可以说对跋文意思的表达影响不是很大。但“天长志”的“志”字，手跋作“王心”。应朱守宣之请作《刻李诗选注辩疑序》的王心确系天长人，且嘉靖间亦编辑《天长县志》七卷。故人们在引用丁丙跋时，从未对“嘉靖间《天长志》序云”的说法产生怀疑。但因此异文关乎跋中引文的出处，还是需要辨析。

首先丁丙跋文内容与王心序非常接近。现将南图藏本“王心序”相关内容过录如下，以便对照。序曰：

将终之日，厥子仕都下，乃躬手封识，遗教俾守掌焉，盖平生所注意在此也。先生姓朱讳谏，字君佐，居雁荡山之南，号“荡南”。……尝考范传正《李翰林新墓碑》，载文集二十卷，得之文士与其宗族，编辑断简。至曾子固序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宋敏求次道之所广也。传正元和十二年作碑，去白死才五十七年尔。既云编辑断简，则已不能无误，况次道去传正又二百余年，更五代乱，所广二百余篇，安在必为白作无疑也？……及取诸家注览之，类旁引曲证，少所发明，而是非真伪，往往莫能辩正。……今观先生所为《选注》，如朱子释经例，先解文义，次述兴意，微辞奥旨，灿然明白。其辩疑则取舛悖卑陋烦复……指摘疵类……而雪洗其赝诬之辱！

比较丁丙跋与王心序，可发现跋文基本出自序文，且是节录。王心序末云“时皇明嘉靖岁旂蒙大荒落月应夷则末伏日”，可知序作于嘉靖乙巳（1545）。序中也言明作序缘由：“（朱守宣）乃嘉靖乙巳出守郴州，积俸阅岁，召工镌梨，既成为丙午之夏。心以罪谪适至，请得遍读之，乃为之序。”

二是王心编辑的嘉靖《天长志》并无自序；且作为县志，其序言却说及与天长县无关的李白诗集源流与朱谏注李诗，也不合逻辑。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①，《天长志》序有四篇，序文作者分别是唐臣、戴懋、张天驺、邵时

^①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天长县志》七卷^①，有唐、戴、张序，暂未见邵时敏后序。三篇序言中只说及王心参与编辑县志情况，并无深论，更没有涉及李白与朱谏的内容。志中凡王心评语皆用“后隅子曰”、“心按”标明，读遍全志，均未见与李白及朱谏注本相关内容。

因此，《善本书室藏书志》丁丙跋所谓“嘉靖间《天长志》序云”当作“嘉靖间天长王心序”为妥。

《善本书室藏书志》的题跋与藏本上手跋出现不同，并非仅见于《李诗选注》。兹举一例以为旁证。《续修四库全书》据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影印的元陈世隆辑《宋诗拾遗》二十三卷，卷首有丁丙题跋，并钤有“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印章。

《宋诗拾遗》二十三卷，旧抄本。

钱塘陈世隆彦高选辑

世隆为宋“睦亲坊”书坊陈氏之从孙行。其选辑当代诗篇，犹承《江湖小集》遗派，故题曰《拾遗》。尝馆嘉禾陶氏，至正间没于兵。厉樊榭撰《宋诗纪事》亦未见是书，其中失收不下百家也。

此跋又见于《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八，《江湖小集》作“《江湖集》”，《宋诗纪事》作“《宋记纪事》”，“失收不下百家也”作“失收甚多也”。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鉴于上文所言，如果在引用时能够比对丁丙手书的原始题跋，或许会减少一些失误。

不仅《善本书室藏书志》如此，其他古籍目录中所载和经专门整理的各家藏书题跋，亦多有讹误或改动的情形。讹误固不应有，而改动亦有失去或违背跋语作者本意之虞，从而误导了使用者。近闻国家图书馆正组织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古籍藏书题跋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希望可以使一些沿传多年的不准确表述得到厘定。

作者工作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①（明）邵时敏、王心：《嘉靖天长志》，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藏嘉靖本，1962年。